



THE
DETHRONED
EMPEROR

怪胎皇帝荒淫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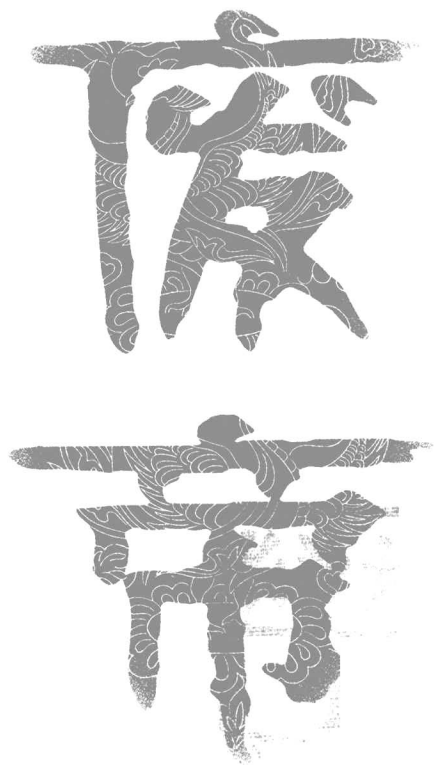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，山河倒悬，日月无光，血从皇城流到了天上……



老猫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老猫◎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废帝 / 老猫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7.7

ISBN 978-7-5399-2621-6

I. 废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4695 号

146

废 帝

著 者: 老 猫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 丁 卉

文字编辑: 张建华 王兆阳

封面设计: 武未未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20
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,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2621-6

定 价: 23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1	· 第一章 · 惩戒
5	· 第二章 · 遇祟
10	· 第三章 · 登基
14	· 第四章 · 新政
20	· 第五章 · 欢宴
25	· 第六章 · 试药
29	· 第七章 · 失妻
34	· 第八章 · 杀弟
39	· 第九章 · 诸王
43	· 第十章 · 拒母
49	· 第十一章 · 乱帙
54	· 第十二章 · 献石
57	· 第十三章 · 鬼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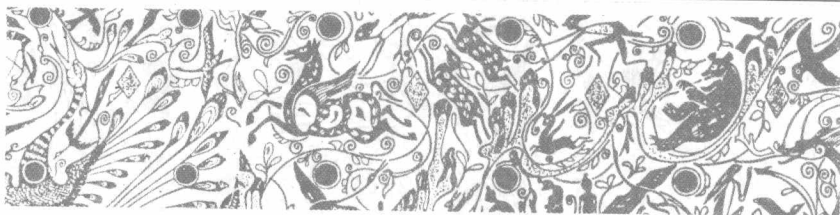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

134	129	123	117	110	102	96	89	83	78	73	68	62
· 第二十六章 · 兴兵	· 第二十五章 · 陶醉	· 第二十四章 · 刎目	· 第二十三章 · 诛臣	· 第二十二章 · 噬尸	· 第二十一章 · 园成	· 第二十章 · 早朝	· 第十九章 · 毒饮	· 第十八章 · 谋逆	· 第十七章 · 谏君	· 第十六章 · 艳谎	· 第十五章 · 夺爱	· 第十四章 · 卜命



216	207	200	194	188	182	175	167	161	156	149	144	139
· 第三十九章 · 一戏	· 第三十八章 · 饲养	· 第三十七章 · 放袁	· 第三十六章 · 掘墓	· 第三十五章 · 泼粪	· 第三十四章 · 辱祖	· 第三十三章 · 赌肥	· 第三十二章 · 怒屠	· 第三十一章 · 诈死	· 第三十章 · 易容	· 第二十九章 · 酿祸	· 第二十八章 · 面首	· 第二十七章 · 剿贼



308	300	294	287	281	272	264	258	250	241	235	228	223
· 尾声 ·	· 第五十一章 · 屠宫	· 第五十章 · 弑君	· 第四十九章 · 驱鬼	· 第四十八章 · 匿刃	· 第四十七章 · 逼反	· 第四十六章 · 赐死	· 第四十五章 · 狂屠	· 第四十四章 · 淫宴	· 第四十三章 · 夺兵	· 第四十二章 · 预言	· 第四十一章 · 三戏	· 第四十章 · 再戏



第一章·惩戒

生在帅哥美女云集的时代幸福吗？如果是个丑八怪，就不幸福。

当上了皇帝的继承人幸福吗？要是个皇帝爸爸一心想杀掉的继承人，就不幸福。

法师觉得自己迟早会被杀掉。现在他就跪在皇宫的凄风苦雨里，已经夜半，已经饿了，可他不敢走，就那么跪着，一动不动。陪着他的是小太监华愿儿，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。华愿儿跪在他对面，把手平放在他的膝盖下面，这样他会稍微舒服些。

法师是个丑八怪，法师是他爸爸一心想杀掉的继承人。所以他一直在哆嗦，刚开始是因为害怕，到了后半夜是因为冷。江南的梅雨季节，让人心烦意乱。

“我给你唱歌吧。”华愿儿出主意，“这样时间过得快点，天一亮咱就可以回家睡觉了。”

“不要。”法师摇头，努了努自己的尖嘴巴，“咱们诅咒吧。让我爸爸快点死。”他闭上了小眼睛，开始念念有词。

华愿儿欢欣鼓舞地说：“好啊，这样你就是皇帝了。”

“我当了皇帝，我抽死他们！”

事情的起因很简单。法师养了条小蛇，喜欢揣在袖子里。上午他刚起床，和自己的妃子小何娘娘在院子里玩蛇，一不注意，那条蛇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。

小何娘娘问：“哪去了？”

法师看着她，这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最近好像发育了。法师不怀好意地笑：“在你身上吧？”

小何娘娘傻了，脸变得煞白。她带着哭腔问：“怎么办啊？”

“脱了不就找到了？”法师出主意。站在旁边的华愿儿也笑。

“你他妈笑什么笑。”法师转过脸去，很凶地对他说：“滚门外头去。”

华愿儿还是笑，跑到外面去。小何娘娘开始脱衣服，一件、两件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华愿儿又滚了回来。他喘着气汇报：“陛下招殿下去呢。”

法师心里一寒。这两天他爸爸天天喝三顿酒，喝多了打人骂人。今天这是动了哪根筋了突然要见我？准没好事！慌乱中他抓了外套就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跟小何娘娘说：“你继续脱，等我回来。”

法师跑到皇帝爸爸那儿的时候，已经有一大堆人站在那里了。狗日的爸爸早晨就醉醺醺的，蜷在大椅子上。

法师站到爸爸面前。他爸爸说：“小子，和你弟弟站一块。”

弟弟很漂亮，白嫩得像一根葱。这小崽子比法师小六岁，可法师往他旁边一站，感觉就是矮他一头，还明显地比人家猥琐。

法师心里知道不妙，小眼睛就开始往四处看，看谁能为自己说话。这些人都认识，老戴、老柳、老颜、老沈、老王、老袁、老蔡，都是大臣，还有刘大眼泡——法师就这么称呼他，实际上他是法师的叔祖，也就是爷爷的弟弟，叫刘义恭。现在这个大眼泡可威风了，是太宰，就是二号人物，除了皇帝爸爸，就数他身份高。

“你们看看，子业和子鸾，谁更像我儿子？”皇帝爸爸问。

没人敢吭声。一帮人都低着头。大臣嘛，遇到这种事情谁敢表态啊？表错态就死定了。

“说话啊，狗屎们。”皇帝挪了挪屁股。法师暗想：这家伙越来越肥了，老刘家的人年轻的时候帅，过了二十岁，全变得和猪一样。

子鸾挺了挺脖子，这小子最会来事儿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现自己。法师想：你其实就是一个孽种。

子鸾的妈妈殷娘娘，其实是皇帝爸爸的堂妹，也就是说他姥爷是皇帝爸爸的叔叔。当年皇帝爸爸把自己的亲叔叔派外地公干，趁着机会就去叔叔家转了一圈，看见几个堂妹长得漂亮，一股脑儿地全带回来了。

为这事，外出公干的叔叔造反了，结果被老柳、老沈、老王他们几个带兵给杀了。不仅杀了全家，还要把那一城的人都杀光。老沈最后杀含糊了，问皇帝：“咱少杀点行吗？”

皇帝大方地说：“那光杀男的吧。”

一堆脑袋运回来，放在郊外，砌了一堵骷髅墙。

这回没人管了，皇帝爸爸让堂妹们改了姓，这样她们就可以当娘娘了。最漂亮的改姓殷，封成淑仪，大家都叫她殷娘娘，就是子鸾他妈。

猫搞近亲繁殖能生出波斯猫来，皇帝搞近亲繁殖就生出漂亮的儿子。殷娘娘生了刘子鸾和刘子师，皇帝爸爸更加宠爱她，很快就把她搞死了。

刘子鸾虽然漂亮，却是没娘的孩子。想到这，法师幸灾乐祸起来。

“老袁你先说吧。”皇帝看大家都像小学生一样不吭气，开始点名了。老袁叫袁颢，官最小，命最不值钱。

老袁吭哧着，估计都快尿了。半天他才说：“我看，要是说帅嘛，子鸾当然帅一些。可是呢，子业文章写得还不错。现在的孩子，能写好文章

也不容易了。”

这叫什么话？所有的人都憋着不乐出来。法师心里想：行，老袁还算厚道。

皇帝也笑场了。今天他就是打算把太子给废了的，这下不严肃了，也没法说了。

法师正得意呢，就觉得腿上一阵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往上爬。他的汗“唰”的一下就下来了。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

法师从裤裆里拎出那条小蛇的时候，子鸾像个女人一样尖叫起来，他一下子就蹿到皇帝的怀里，不停地颤抖。

由于事发突然，皇帝也被吓得哆嗦了一下。接着愤怒冲上了他的脸。惊驾之罪，搁在别人头上可是要灭族的。他一把推开子鸾，拍着椅子大吼：“斩了斩了！”

这时候刘大眼泡、老柳他们几个都已经护卫到皇帝跟前。别看他们平时走路说话拿腔拿样的，表现自己的时候可真麻利。法师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拿着蛇，愣在那儿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老爸是不是真要杀自己。

还是老袁反应快，他一步上前，抢走了那条蛇，到殿门外，从卫士手上抽出刀，把蛇扔在地上砍了，然后回来跪在地上复命：“陛下，臣已遵旨斩蛇。”

大家都长出一口气，只有子鸾在那里不依不饶地大哭。皇帝爸爸忙着哄子鸾，谁都不理。

老沈冲傻乎乎的法师做了一个提裤子的动作，意思是赶紧穿好裤子走人吧。

法师这才回过神来，觉得害羞：再怎么说自己也已经十六岁了，也是娶媳妇的人了，还是太子呢，竟当众把裤子脱成这样，的确没面子。

“小王八蛋你先别走，你给我到外面跪着去。”皇帝爸爸发话了，“什么时候跪死，什么时候把你运回家。真奇了怪了，我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。”

在爸爸身边号啕大哭的子鸾听了这句话，终于停下来不哭了。法师心里这个气啊，暗暗骂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这小白脸孩子都死定了。”

还没容他往下想，皇帝就从座位下面拿了鞭子，冲过来一顿暴抽。大臣们知道老子打儿子没有轻重，是一心想往死里整，赶紧招呼卫士，把法师架了出去。法师的身上已经挨了好几下，火辣辣地疼。

第二章·遇崇

小何娘娘脱得精光，没找到蛇，于是就躺在了被窝里，等法师。法师让她这么等，她不敢不等。

嫁过来的时候，她才十三岁，什么都不懂。第一次见到法师，她就吓哭了。这人长得实在太难看了。

法师要和她上床，可怎么都搞不定她。折腾了一宿，她就是拼死反抗。法师火了，说：“你再不老实点我就叫人帮忙了。”

小何娘娘不敢动，让法师好一顿蹂躏，疼得几次都要晕死过去。她就有点不明白，法师也就比她大几岁，怎么对她就那么狠。想哭，但是不敢哭。

法师的姐姐楚玉来看她，说：“你脸色差得很哪。”

小何娘娘什么都不敢说。

楚玉最懂女人心思，笑道：“你不就是嫌法师不帅吗？其实帅有什么用？好多帅男人是徒有其表的。”

小何娘娘问：“徒有其表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就是不行。”楚玉恨恨地说。

楚玉嫁的是赫赫有名的大帅哥、小何娘娘的远房表哥何戡。何戡帅极了，血统纯正，眉宇轩昂，个子高大，城里的女人都想亲他一口。街上的小孩唱流行歌，都说：“青春嫁作何家妇，宁可一夜便白头。”

楚玉就是听了这歌，死活跟皇帝爸爸央求要嫁何戡的。可等嫁过去才发现，何戡阳痿，对女人毫无办法。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！可见人言不能全信，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。

楚玉就把这皇家秘密嘀咕给小何娘娘听，意思是比你命苦的人多的是。从那以后，小何娘娘才死心和法师过日子。

可每次她都觉得很难受，总是皱眉头。法师急了：“你个臭娘们，你要害死老子？”

和一个没感觉的女人生活，男人也坚持不了多久。

法师不招他爸爸待见，三天挨顿骂，五天挨顿打，回了家就拿小何娘娘出气。一般的情况是，让华愿儿把小何娘娘捆在树上，他站在十几丈外，射箭。头一箭就射在小何娘娘的腿上，血流如注。

“你要再不给我点好脸色，等我爸爸死了，我就废了你。”法师咬牙切齿地说。

没人比法师更盼着老爸死了。不过就这么着，法师的箭法却练了出来，基本上达到了百步穿杨的地步。后来当靶子的时候，小何娘娘再也没受过皮肉之苦，顶多换件衣服，或者重新打理发型。

最近这一阵，皇帝爸爸突然不怎么理法师了，据说每天都在喝酒，和后宫的娘娘们玩乐。法师挨打受骂少了，对小何娘娘也和气起来。

早晨起床，法师对小何娘娘说：“快点，有礼物送给你。”

小何娘娘满心欢喜。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遭。

华愿儿递过来锦盒，法师转手就给了小何娘娘。小何娘娘笑着打开，一条小蛇吐着信子立在盒子里。

小何娘娘吓得撒了手，锦盒掉在地上，小蛇“噌噌”地游走了。

法师笑得几乎背过气去。他最喜欢看的，就是小何娘娘面色惨白。

可是天都黑了，法师也没回来。小何娘娘心里开始打鼓，她知道凶多吉少了。

越是这样，越不敢睡。她迷迷糊糊缩在被子里，祈祷法师要么快回来，要么别回来。

天亮了，法师终于被人架回了家。尽管有华愿儿的手垫着，可时间太长，他的腿还是麻得没法走路，是华愿儿找一帮宫里的太监把他背回来的。

小何娘娘披上衣服，迎到门外，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华愿儿说，“陛下昨天喝多了。”

看着法师脸上有血道子，浑身沾满泥水，小何娘娘的心就往下沉，知道今天肯定没好果子吃。

法师坐到了床上，小何娘娘赶紧递碗姜汤给他。法师看也不看，当然也没接。

小何娘娘知趣地缩到一旁。

法师把华愿儿叫过来，在他耳边说：“你不许睡，你得一直念叨皇帝老儿快完蛋，直到我醒了接你的班。我就不信咒不死他。”

华愿儿点头：“是。”

法师接着把目光转向小何娘娘，冷冷地问：“谁让你穿衣服的？”

他的话就像锤子砸在小何娘娘心上，小眼睛闪着凶狠的光芒。小何娘娘吓得抖似筛糠。

法师一睡就睡沉过去，全不管别人多辛苦。小何娘娘躲在屋子里，没了主意。华愿儿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，但还强撑着坐在板凳上，嘴里絮絮叨叨的，念着那让皇帝爸爸快死的咒语。不过他念得很小心，别人根本就听不清。

法师睡得昏沉，脸上、屁股上仍然火辣辣的疼。后来他起来叫人拿药，却发现屋子里已经没人了。

天色昏暗，他喊了两声华愿儿，没人搭理他。他走到院子中间，抬头看看天。天上乌云密布，黑黑的，没有下雨，只是有些闷。外面不是花园，而是一丛丛的花草。一个女人弯腰忙着，好像是在拔草，可拔去一把，另一把又会长出来。

法师过去抬脚就踹她屁股，说：“叫人呢，你不吭声，干吗呢？”

可这一脚居然踹空了。

女人站在离他一尺开外的地方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法师吃了一惊。这人以前没见过，别是刺客吧。

女人说：“你大难将至，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吗？”

没人和法师这么说过话，法师一下就愣住了。他小眼睛转了转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鬼。是死掉的殷娘娘。”

法师天不怕地不怕蛇不怕，就怕鬼。他“噌”地后退一步，没想到鬼也跟进一步，仍然和他保持很近的距离。鬼说话的时候嘴里冒凉气，能冷到人骨髓里去。法师打了个哆嗦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你不好好去投胎，到我这儿晃悠什么？”

“我一直在犹豫。”殷娘娘不紧不慢地说，“是叫你先死还是你爸爸先死。”

“干吗？”法师警惕地瞪起了眼睛，可他的眼睛再瞪也还是那么小，

“你好歹也是我爸爸的老婆，是亲戚，干吗要我们死？”

“你不是也在咒你爸爸死吗？因为他不喜欢你，天天想杀了你。我也是，他杀了我们一家，奸淫了我和所有的姐妹，还不该死吗？”

“对对。他该死。我们一起把他搞死！”法师想和殷娘娘套近乎。

“那得看我高不高兴了。”殷娘娘说，“早死晚死，反正你们都注定不得好死。”

“那也得让我爸爸先死。坏事是他干的，和我没什么关系。”法师在推脱责任，“我也是受害者。”他心里在转着念头，心说只要我爸爸一死，那我就捉鬼，灭掉你个殷娘娘。

“看我高兴吧。你爸爸昨天是喝醉了，他一醒过来就会杀你，看你们谁先醒吧。”

殷娘娘说完，扭头要走。法师心想：难道自己还在睡着吗？伸出手就要去抓她，“你把话说清楚。”

这一抓，抓的是头发，然后一颗脑袋就给他拎在了手里。殷娘娘转回身，向法师伸出了手。那颗脑袋也在法师的手里翻过正脸，说了两个字：“放开。”

法师本能地撒了手，“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”

头在地上滚了滚，殷娘娘的身子跟上去，把头捡了起来，就那么抱着走了。

法师闻了闻自己的手，一股霉臭味。

正想去洗洗，自己的手突然又被抓住。谁禁得住这么反反复复的刺激啊！这回法师是真被吓掉魂儿了，忍不住“噉”地大喊了一声。

第三章·登基

拽法师手的是华愿儿，他从外面飞奔进来，使劲摇晃法师。法师正在梦魇中，大喊一声醒过来，浑身冷汗。

“臣罪该万死，惊驾了。”华愿儿“咕咚”一声跪在了床前。

法师以为自己还没醒呢，咬了咬嘴唇，是疼的，就问：“你疯了？和谁说话呢？”

华愿儿“当当”磕着响头，“恭喜陛下呀，皇帝爸爸一个时辰前死了。他死了，太子殿下可不就是陛下了吗？那老东西喝酒喝醉了，一天一夜都没醒过来。太监去了一摸，人都硬了。陛下，咱这咒语还真灵。”

法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问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皇后派人来报的信。她正和刘大眼泡他们开会呢，一会儿就派人来接陛下进宫。咱好日子来啦。”华愿儿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，声音都颤抖起来。

皇后姓王，是法师的亲妈。

真是太突然了！法师脑子里“嗡嗡”直响。接着有人在外面吆喝，说皇后派人接法师进宫了。

法师一拍大腿，“熬出头了，这回可痛快了。”

“那快点换衣服。”华愿儿招呼主衣官进来。那个家伙抱了一套白衣服。

法师问：“我是去当皇帝，你给我穿这个？”

主衣官叫寿寂之，大个子，浑身是肌肉，却是个好裁缝。他捧着衣服说：“陛下先得去哭丧。”

法师这才想起来，死的不仅是自己的爸爸，还是个皇帝呢。他骂骂咧咧穿起了孝服，“我他妈就不爱穿白的。”